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史論二



隋書儒林傳論　魏　徵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愽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

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教（一作政）化之本源鑿生人（一作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其禄而富懷其道者無其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强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争六（一作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兹道未弘暨夫大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

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奥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愼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

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奇一作將運舛乃棄置一作委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禄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滞於所習以求貧賤者乎一作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宫一作室羣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

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頽俗矣自正朔之變一作不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應期纂歴平一寰宇頓天綱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辨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失一作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氷釋於是超擢奇俊厚賞諸儒達于一作乎四方皆啓黌塾一作校齊魯趙魏尤多英抜一作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

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上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既一作暨仁壽之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論討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通古今後生鑚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

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戢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勸欲（一作攘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植也不學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達於四方（此上隋書有京邑二字）

一作皆隋書本文

隋書隱逸傳論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也故易稱遁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曰皎皎白駒在此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

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

瀾以俱逝或避世隋書本文作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翫

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

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汲汲

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

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

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是以立懦夫之志息貪

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

無為而無不為也故叙其人列其所以備隱逸篇云

列其所隋書作行

王昕及弟晞傳論　蘇世良

自晉失綱紀世道交喪遺風餘烈掃地將盡魏文疑遷宅伊洛情存典故衣冠舊族威儀式序於是風流名士往往間出導業王誦導清流於前元明孝諧振芳塵於後元景少自矜莊早馳名譽儀範詞韻標映人倫雖樂廣王衍之徒不能尚也嘗試論易稱君子之道四焉是

以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山林之子往而不返然則入朝廷者宜盡忠義以忘軀布貞固之幹事昇之宰輔必致元氣之和處以末班思竭匪躬之節往山林者便可違親避世枕石漱流上期御氣飡霞下足激貪勵俗隱顯之徒在斯而作外漸疑應實內謝治身義與隨時情非高尚食人之禄忘人之憂淡泊囂塵之中虛無廊廟之下始之以疎簡成之以誕傲高談莊老獨扇玄風送疑軌長驅流宕忘返乃至阮籍為名教罪人叔夜以高才

齒歟惜哉王公以禮度自拘畢於二子但迹預周行志輕流俗凝神於陳力之地嘯咏於伏奏之辰義匪勞心情乖易禄足爲累矣雖然善人天地之紀安可絶乎昆季履道俱有風尚閨門雍穆見重時皇永建之時晞處帷幄情存稽古蓋有憑焉

平臺秘略論十首　王勃

孝行一

論曰昔之列桐珪建茅土者非一君焉至於孝思可稱

仁風茂存乎緗牒十一而已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膏肓積乎驕慢情奔疑淪乎嗜慾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誡乎

貞脩二

論曰美哉貞修之至也或抗情激操伏清剛而勵俗或理韻和神抱清方而守道或旌奇表善擢才於不次之階或剖滯申嫌措辭於難犯之地並能以禮昇降以時舒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盛矣哉原夫御俗裁風變燮

倫者寄乎直全身遠害得隨時者存乎變夫然故進不違義退不復生清貞靜一保其道委迤屈伸合其度易曰君子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之謂也

文藝三

論曰易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傳稱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故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是故思

王抗言詞訟恥為君子武皇裁勑篇章僅稱往事二字疑不其然乎至若身處魏闕之下心存江湖之上詩以見志文宣王有焉

忠武四

論曰陰陽代興剛柔合運威恩參用以成化文武相資以定業況乎畢疑侯自我宗子維城者乎城陽之權略明決卒摧呂氏之變任城之志意剛斷實啓有魏之業葢有助焉陳思雅懷忠勇義形家國表奏永昌洞曉兵

數績著疆場長沙武陵亦足云也

益政五

論曰東平以盛德匡時大興禮樂齊獻以至親統物光濟中外淮陽安定峻必行之典安陸扶風深受遺之泣能義形家國理極忠貞使黄河如帶垂芬不朽盛矣乎守方雅以調藩政用公直而掌朝論昂然直上凜有生氣衡陽太原亦足云也

尊師六

論曰前史稱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豈非事情娟於不顧主色期於難犯中人以下罕免斯累其有抗辭必盡忠烈橫匪石之心聞善若驚君王動順風之請相須之際良可詠也清河之恭慎貞懇雅為亂盐 二字疑 上引聖朝下託師傅和矣哉

褒容 疑 七

論曰原夫重藝尊師登奇佇逸道存萬里神交一面故有推輪擁篲寡人忘千乘之榮越席分庭上才當四海

之禮斯實蕃邸之盛事間平之用心也而有矯情役智揚疑逸名利之間室疑作窒隙蹈瑕乾沒英翹之地便僻脂韋飾其迹甘言巧辭運其辯假君王之顧眄用君王之威福傳曰好善而不擇人則前代有以之傾矣至於興諧文雅賞盡煙霞月庭廣闢風閨洞敞西園故事下蘭坂而肖疑歌東苑遺塵坐視疑庭而曉賦折旋書藝之囿翺翔儛詠之隙洋洋乎亦為樂之一方也

初俊八

論曰夫濫觴懸米闕藩浮天地之源寸株尺蘖擢捎雲蔽景之榦豈非積微成大陟遐自邇易曰山下有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故考其前事備之於篇

規諷九

論曰夫陵谷好遷乾坤忌滿哀樂不同而不遠吉凶相反而相襲故有全中卒疑行用心於不爭之場杜漸防危投逸疑作迹於知幾之地昔之善持滿者用此者也誇曰禍不入慎家之門前代有以之興矣至若中山激難

重存親禮武陵變色復延情愛子建之陳辭貢憤長沙之發對因機雖亦各達其心未若洪慶之希聲也

慎終十

論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夫東平之奉憲遵約耿介原陵之奏中山之見賢思齊慇懃濮陽之託庶幾乎可謂慎終矣至于中尉之一作子塵之奉行文處此句疑遠述河間陳思尅已並未易誣也

三國論

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絶奸田竊位閹宦㴾朝士之蹈忠義履氷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絶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黄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馗曰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為人下事之明驗也先時泰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與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兹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吴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

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遞來每攬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而伊欝也嘗試論之曰向之疑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傕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闕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百官饑死於牆壁六宮流離於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内囂然於兹大亂矣袁

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
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
業瓚既窘斃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
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
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
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
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
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泰之痍請呂蒙之命

惜求一無求字休移之才不加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五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侯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瓚之間覊旅袁曹之手豈拙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

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投身夏口于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區犬羊之羣餌豺虎之口固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於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王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

啓西土者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之覩譙周之懦詞甘忿憒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乂慷慨而言意惜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之不脩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强袁破黄巾於壽張斬眭固於射犬援戈北指蹋頓懸顱擁旆南臨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弊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災

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懐忝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冨於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覧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於兵革人力殫於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沈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遠圖求之數君並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啓天之

報施何其速戩故粗而論之式闕勸戒俾夫來者有以疾諸者焉

乾隆御覽之寶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王永鎮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史論三



夷惠清和論　皇甫湜

論曰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乃至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為清集無為字柳下惠辱其身降其志不羞汙君不辭小官乃至屢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謂之為集無此字和若校之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之道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是天下之是非天下之非出攣拘之域不凝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猶集作若龍動之謂權集作聖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以一行稱安肯立惡人之朝黜而不羞恥武王之粟餓而至死

故曰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四字集作若即而秤處）在於清和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減蹈臣子之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為（集作所）長也至于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不（集作未）暇亦將有妨焉柳下惠辱身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唯吾道是存薰猶雖同河濟不雜此其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邦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寛身之

仁义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於與奪為集有功字均雖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耻且衆人之難行二字集作所難為者也和之迹疑於徃而敝於令使代末偷茍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易為者也顔回曰舜何人也孟軻曰謂其身不能是賊其身夫然則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凖的中庸為慕尚力茍不足寧終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凖則若循迹而辨以矯俗為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 漢將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一有將字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匈奴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

春秋所以美狼瞫（尺甚反）者謂（一作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降（一作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於前隤（集作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胎（一作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

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强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䝉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荅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終始一作終始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子一無乎字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

軀（一作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漢（一無漢字）武帝不能明察苟（一作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其（一作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埀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則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則（一無則字）君子不愛其死惜

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大夫（京本作士大夫）

（一作皆集本唐文粹）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一作子）之門者重矣三十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餘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唯顏氏之子其故何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

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集有故字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形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生于其心則為過也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葢能止之於集作于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集有者字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

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伏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顔氏之子其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顔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顔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令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

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集有夫字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逺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逺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顔子之不貳過者在是矣

鼎國論集作三國論

李德裕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集作文積累粹作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

蜀政在於黄皓皓隷人也内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綱紀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已（集作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集作以）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文粹作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

之蔣濟覩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世集作代覩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寖微王道寖陵集作替纉緒之初如華大運除舊集作降宥解網以悦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

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集無此字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能忠於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於此必為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況無妖者乎燕人之思邵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懐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賛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賛蜀本作揚魏德唯衛臻

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張禹論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情交集作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

之欲多而（集無此字）斷之在獨葢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蜀作狠）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集無不字）斷之於已不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侯（二本作公）與如存之感況（集無此字）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尚（二本作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

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於曲陽有隙反二本作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簒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尚方斬馬劔斷佞臣頭斯為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為師表張禹為至二本作鑒戒

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於集作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美

其德孟子稱伯夷聖之清者也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人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閭淑媛之言輒飱薇蕨斯可蜀作所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植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蓋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雒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

身而已然飧紫芝以為粮飲清泉以為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鼎國論神龍之脫深泉此上袁本有如字

宋齊論未得中袁本作政未得中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六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史論四

石碏論一首

## 三良論

李德裕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議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一（集作以）言繼之以

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死共埃塵以為忠也（集作乎）晏平仲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于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黃屋以誑（蜀作詐）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十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由（集作猶）此而興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曹蕭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張辟強論

揚子美辟彊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慮敏善揣呂后之情竒之可也若以為反道合權以安社稷可謂不甚悖哉授兵産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啓之嚮使留侯尚在（集作存）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漢高（集作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為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産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必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

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年稱制八年産禄之封殖文粹作植固矣若平勃二人澁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殁刼酈商以紿呂禄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蜀本作訟言誅諸呂豈不艱哉頼産禄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説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强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産以報韓結客

以祖（文粹作沮非）泰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　皮日休

三代之賞臣下以爵不以位以名不以器迨夫後世君弱臣侈撥去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勲者先窺君器焉由是於魯有三桓於齊有田常於楚有白公是賞過有僭生焉甚者奪主其（集作從）來尚矣且姬之列侯守其本封勝其上主（集作爵）賜（集作錫）之以斧鉞分

之以鍾彝休慼其民生殺於國其貴已極矣遇天下無事則行其德化奉其貢職居則待乎巡狩行則赴於會同遇天下有事則申之以鍾鼓行之以征伐上以定王室下以正諸侯真侯伯之職業也是常節也苟天子有錫宜以德讓之豈當更受其地也苟讓不獲聽受之者其爵可也（謂文天子命晉為侯伯）其器可也（謂周天子享晉文侯秬鬯圭瓚）且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既侵天子之甸由削枝者必及乎幹剸肉者必至乎骨何

者勢使之然也如晉文既定襄王于郟鄏王勞之以地（謂陽樊茅温原攢田）陽人不服（陽樊大邑在畿内）晉侯圍之乃辱其宗祊若其人民虐其甥舅嗚呼其亦不仁矣是晉文雖有入天子之功而有陵天子之威也當王之賜宜讓曰臣重耳以湫湫之德處專征之任遇翟冦肆虐天王少違宗祏（集作廟）臣敢興下國之師殺兇臣定王室乃臣之常也不足賞也苟天王特念小伐不寘諸刑列唐叔之祚獲臣有奉為賞厚矣苟為畿内之地為臣之邑是上濫其

賜下僭其受也雖天王之篤寵臣其若宗廟之靈百姓之心後世之罪何而晉文曾不是讓又請隧焉豈內輕衰周之陵遲外恃諸侯之强盛而為邪殊不知周王之尚守乎典禮也（謂請隧不許）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集作萬非）里焉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已王周襄王之言）且王之所錫（集作賜）田皆在周甸也王明知在甸內與乎晉者是力不足（集作能）制晉也如力足制晉肯以規方千里之內地與夫諸侯哉

是王之語晉侯以規方千里者譏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呼文公之霸也有召君之譏請隧之借不為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漢蘄丁公論

忠之為稱也非委身事人五字文粹集本作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乎集作也上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逾乎進不逾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去聲懼乎心

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怯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省集作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愞而貳其心者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聽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辯之足去四字集作必文粹作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而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幸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懼而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

作也淮陰不以猜恨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竭忠（集作謂）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無殺誠惻隱之心者也豈有猜恨辯說疑懼者邪有利則存不利必亡者邪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謂淮陰侯淮南王曲逆侯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當固（集作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問之命邪（集作也）悲矣

周昌相趙王論

夫剛柔之分在乎性得失之機繫乎用苟剛暴則勝柔柔久則勝剛物之常理也或用之以剛處柔以柔處剛其機必得矣如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其機必失矣周昌之性剛也呂后之性剛也漢高以百歲後以趙王如意為憂故輟昌相趙嗚呼漢高之意非逞志於一時納慮於一諫而相昌乎不然何其用之失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國則趙王之兵甲能當漢乎是不可一也如以昌

之剛足固趙王則呂后之徵王特一郵夫之力耳是不可二也如以昌之節足以存趙不過乎死死則趙王就徵耳是不可三也卒使百歲之後如意宛戮周昌憤死惜哉漢祖未崩前以周勃統南軍以昌領北軍以陳平為謀主則呂后之命（集作令）産祿之謀不能當大難而不迴秉大節而不墜者也茍使握軍政執相權昌必能之奈何悞用

秦穆公謚繆論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覯闘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為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鯀鯀之不績天下之民譟禹以為功夫如是摯之與鯀是高辛唐堯誠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況先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

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也皆足以相人國趙襄顛頡舅犯之謂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反集作乃取公子縶之言謂公子縶曰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天下之名則不如先置不仁者以滑其中也乃置先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謂許里克以汾陽文粹作晉之田百萬丕鄭負蔡之田七十萬許公子縶河外列城五黄金三十鎰白玉珩六雙誅本立之臣惠王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是也蒸先父之室謂惠公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是也故生民興誦謂輿人誦曰佞之不佞果喪其田是也死者無報謂惠公即位改葬恭世子而臰於外也卒身

獲于秦公以九月獲十月歸而子殺於文粹作于晉謂十五年文粹作三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是也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抑秦人之罪耶集作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鯀用三載弗績而誅況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蝎為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為定

鄼文終侯論

羅隱

沛后既得秦蕭何改秦之法故三章之約焉而何竟自

汙者豈非欲刑一作型其德於萬代乎不然奚繫之在人先也且漢之功臣何居第一何不首行其法則後之立功為相者雖貪瀆規弄而法必不加則亂臣賊子於是闕何之法不救當時而豈救後代乎

荀息論　　牛希濟

晉獻公子九人聽驪姬之譛也太子申生縊于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盡逐羣公子唯姬之子奚齊及其姊之子卓子留於宮公疾病召荀息將使立奚齊荀息曰

臣竭盡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為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薨荀息立奚齊里克使人殺之喪次荀息將死之人曰無益也不如立卓子于朝荀息又立之里克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我欲復言然為一作謂人已乎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丘明褒之曰詩人有言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以荀息有復言重諾之義夫荀

息晉國之大夫為執政之臣顧命以立其君人能殺之已不能討之是偷於國再立卓子以偷其安里克之告又不得誅以害其主雖曰復言何歎之有且獻公以荀息為執政也以荀息為能賢也而囑之二子令二子無辜而死是荀息之不賢所致其無乃辜先君之托孤之寄乎且已以大夫也不宜從君於昏而立幼稚知諸子之賢不能立之以利於晉為國家長世之計乎此疑周於姬氏之黨乃嬖之疑衍寵之黨也立二君而不能定其

位縱其賊以致亂於其國若亡之黨不可以立乎非已智力之能全也其輕許之乎是輕之言而許之是貪其位而固其權復言以死之子其不死人以誅之於子矣大國之力不能保其身知賊不討不可謂之忠縱具（疑作其）為虐不可謂之貞事嬖寵幼弱之子遠霸王賢哲之君耦俱無猜其若是乎若羣盜力爭不能計勝而死猶將賢之若不能討賊無謀自殞將何以尚之哉匹夫匹婦死於溝壑者無以異之凡顧命受遺之日擇長輔少

之道非伊周之才智且將不濟豈荀息所能也是以憲宗彌留之日內外疑恐姦邪之人畏蓋一無蓋字之明復誅其黨有來中晝與裴晉公語及大政者公勃言曰當問大臣此非中殿事告者遽退杜黄裳時為庶子亦以王佩繫上陽周一作問問太子安否及臨慰勸之曰冢宰大臣前揭衷中覩天顔哀毁之狀莫不相顧而泣又憙萬國之得主也即深謀遠慮於防微之道如是之備及後國家以副君之命必有社稷之難遺詔擇立以為之常

蓋不由大臣之謀始也皆左右近密建議奉迎位既及定乃命百辟以行大禮始謀之臣即新君受賜之地遷之重權委以大政南北二軍歸其肘腋九城之禁由其管鑰若明然公議者尚可知其諫主及後誅戮嗣王之英武者或擇幼沖之可教者其議立之父輪告不實之狀循環署其名民間謂之車轂狀官者謂之金輪圖常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歔欷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事既行矣禍不可變一家三百口在於今日大人何疑之

有請筆代署時宦官畏大臣不從必與誅戮當動揺天下及見其名莫不喜怳由是驟命其子以居清列終致權歸疑閽豎傾覆宗社皆趙公之所為也或曰趙公之生也由不如荀息之能盡其生也生之與死皆亂國者何升降之有二子者可謂異代而同罪丘明之褒不其謬歟

崔烈論

漢室中葉戎狄侵軼之患邊郡畧無寧歲兵連禍積歷

世不已天下以困國用不足榷酤租筭之外方許民間
据產助國出金贖罪貸鏹以為郎以為經世之術救弊
之務逮至桓靈之世天子要之百萬然後用為三公崔
烈常以賄求備位於公輔問其子外以我為何如對以
銅臭之說垂於前史然近之其疑人主無桓靈之僻自
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取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
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宰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以
縣令為時貨宰相若干萬緡刺史若干千緡令若干百

繩皆聲言於市井之人更相借貸以成其求持權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又倍於科矣爭圖之者仍以多為愈彼以十萬我以二十萬彼以二十萬我以三十萬自宰邑用賄之法爭相上下復結駟連騎而往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坐而論道平治四海調爕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民教化之首率皆如是不亡何待度其心而聞其謀即皆販婦

之行一錢之出希十錢之入十萬者望二十萬之獲三十萬者圖六十萬之報盡生民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漢之亡也人主為之國家之禍也權倖為之或曰兆其釁者崔氏之子為不朽之罪人乎武帝開之於前桓靈成之於後以至今日鍾疑作踵而行之而已且烈之世不聞教子以義方不能遺子孫以清白多藏若是俸禄之所獲乎不及於昆弟親戚矣不施於鄰里鄉黨矣其賄賂得之乎今日用之以遠疑不亦是乎且桓靈之

世家謀且曰烈爲相矣不如是則羣道（疑作盜）之所奪乃積之者過非用之者罪也被髪而祭於河（左傳作野）者辛有知其必戎作俑者其無後乎仲尼懼其狗葬蓋知防其漸之日也明明天子許而行之何罪之有崔子素無異聞貪欒固利者小人之常也不施於親戚自圖於爵位者亦小人之常也何足加其罪有國家者不以仁義而務財利之道許而行之斯不可矣不許而自行之而不能知之又不可矣是亦覆國家者不亦過乎

石碏論

衛莊公寵州吁也且又縱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君若與之即將定若猶未也後將悔公不聽州吁竟殺其君而自立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春秋之世有弑君之子或朝於王預諸侯之盟不復加討是以厚問定君於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

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其君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道人（一有之字）義也石子諫莊公也以義方教子（一作令）厚之為也無義方之訓哉且厚非弑君之謀為亂之首州吁既立仍從之遊州吁之為君也命石子遊必將從之況於厚乎已為大臣國有亂賊而不能討之忘其君也父子相欺

以成殘忍之計是忘其親也為臣不忠為父不慈將使衛國之人父子相爭屠矣是以先見之明知州吁之必能為亂也當戮力以除之豈止一諫而已哉知石厚必從惡也當嚴毅以討之無使必陷於戮不能救亂以安其國不能謀君以全其子莊公之亡也州吁之戮也石厚之死也皆石子忍闕況其君乎或曰周公之誅二叔聖人之教也日礶之棄愛子賢人之事也若不如是將何以止於亂乎夫周公知二叔之心不利於成王必危

於宗廟故先除之以保天子之尊以安大本豈若石子弒莊公而後欺而誅之曰碑怒其子與宮人戲蓋防淫亂之本以静於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必不使從篡之黨而後誅之也然周公聖人也曰碑賢人也知其必至於亂皆不得已而行之且周公曰碑防其亂而先誅之以静於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無益於理反為相欺之計殘忍之行無父子之慈滅天倫之道且厚能問其父以定君之計是知是非理亂之理也是尊父子之道無

疑父之心也疑父之心逆天之道也今乃欺之令朝於陳以行誅計斯人心之熟忍之矣不若告其子以理且曰州吁為子弒其父為臣弒其君也天地所不容者人之子不可與之為伍也是以吾禁子之遊且吾為大臣欲誅弒君之賊以報其國不討其賊是吾有殺君罪也能使州吁朝陳且勿徃我將報之石厚尚能求計於其父豈必陷父於惡若然者可以保其子全父子君臣之道矣令石碏以殘忍之性亂君臣父子之理以安其身

以求其名而曰大義滅親為罪莫大於亂國不孝莫大於絶嗣令石子亂其國而殺其子矣及後樂羊為魏將伐中山中山殺其子而遺之一杯羹樂羊坐於幕下食之以盡乃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貪其功忘骨肉之痛蓋石子之流也歷突通當隋室之亂未從王師太宗使其子召之通反弓射之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既而捨弓矢於地再拜號泣以别隋后曰臣智力俱困非敢負陛下也然後來歸此又能全君臣父

子之道也且能殘其子為仁義之人者未之有也為仁義之人能殘害其子者亦未之有也丘明脩千載王化之文欲開父子相疑之心親親相滅之理大非聖人之心乎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七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雜論上

與邢邵議生滅論　杜弼

邵以為人無還行（一作人死還生）恐是為蛇畫足弼答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力然物之未復（十八字一作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為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一作有）來望各遂其性答（一作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北史作人）將卜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語安（北史作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韜（一作韞）牘執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

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則真教何為非實邵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當春（一作尚德）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亡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無為者神之在形亦非目矚離朱之明所（一作不）能覩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鐘鼓之非樂以此方之（一作而推）義斯見矣

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無人也之將焉適延陵有蔡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夫神一作其字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為無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惑咸由此起盖辨之未至思

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蔽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神小形豈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秋孟德之雄乃遠竒於邢顒一作雀談神之與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失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𢌿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别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途之歎况乎一作曰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為鳩鼠變為𪃍黄毋

為鼈皆是有生之類也類化而相之猶光去此燭燃於彼燭弼曰鷹未化鳩鳩則非有為鼠未化為鴽則以無論闕相之乃似並對之稱既非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貳一作感哉邪云從欲使土化為人木為一作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生一作為蝎造化不能為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為君子若不師古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但一作

奚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韻欲高管懷未諭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一作皆此齊書本傳

## 勞生論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近一無近字五十龕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時事云爾

闕

罷羣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至一作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姸媸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

海登山令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九流（一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詞窮歲月（一作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服（一作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影（一作濯）纓受署韁鎌仁義籠絆朝市失翅陸之

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置（一作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嫵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强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一作疾）心豈徒蟲惜春螿（一作漿）鷗怯腐鼠同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為之哀歌張昇於是慟哭有齊之李不遇休明俛脰就鞅跼蹐（一作屏跡）無地叚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槐（一作淮非）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延（一作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

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辟王歆笏昇階汗流決背蜀一作苔客之踵躋焦原比一作四玆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摅鞍振筴武落鷄田之方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葢其小小者耳當今運祚一作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耆卷耻狗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今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

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覽北户（一作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覩其節制崔實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黄冠之伍夕談稼穡（一作穡穀）霑體途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怳（一作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雁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斧斤於山林余晚植昌辰遂其弱質（一作尚）顧（一作

觀人事之殞落一作眂一作睊觀時路之遺危立冬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内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遂遠一作古斯數患一作已積迄於近代此靈尤深范子一作卿撝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

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早落皁蓋填閻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㗖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送一作文貢馳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迹及鄧通失路一簪之䀕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投刺望塵之舊遊偃仰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携手哭聖

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𨀣設去等絶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少之藝服一作有藝能不耻不仁不畏不義罔一作愧扉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内藴百心由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佹情一作冠慎刼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不之責末俗唯鄙一作未竒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官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没心若死灰不營世利家無擔石不齎

一（一作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駕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邑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附（一作何）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景竄跡礫石變為珪瑜（一作成瑜瑾）莨莠化為芝蘭扇俗攪時駭耳織目令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一作皆隋書本文

愚夫哲婦論　　謝偃

昔有愚夫者家本大賈積資巨萬既生豪門長乃潤屋所衣必極麗食必窮珍而禀性頑魯不閑貨殖既而父終兄喪生計歸之每有貨易動多遺利其妻敏而有識常私歎曰若此予家貧無日矣夫常市珠及玉所費萬計唯獲燕石魚目而還妻覩而誚之曰此非真也何失鑒其若是乎於是愚夫乃作色虵鬚攘袂瞋目顧而呵其妻曰吾訪肆人皆云美玉也問諸闤吏咸云美珠也

吾固先訪而後市先問而後買豈吾專擇而擅取哉其妻怒而復曰夫玉石異體珠目殊狀雖色類相似而明潤懸絶但子愚昧未詳耳若使人言是而隨是之人言非而隨非之此即取捨在彼子何預焉故有離朱之目者不可惑之以色有師曠之耳者不可惑之以音令若問人而後識者此乃聾瞽之事也豈有耳目者所為哉於是夫妻怨競累日不息時鄰家有寓居遊士聞而歎曰誠哉哲婦之言可謂信而有徵

君子無屈論　　崔弘慶

君子無屈道無屈也茍行君子之道身至困而道不屈茍大其道困亦宜之象害舜桀伐湯紂囚文王管蔡謗周公桓魋傷孔子臧倉毁孟軻小人見之曰為善多屈也不善而伸人一無人字君子則發揮也道在我不怍或忙攘失道眛邪以為正乃觸途因以隨之亦宜矣申生自絶仲由就醢泄冶誅於陳屈原沉於湘是也為德行伸於德行為言語伸於言語為政事伸於政事為文學伸

於文學自此以來未有行之而道未伸者也立於世未
嘗不出於人也不伸不高乃似是而非名之曰妖和之
不正言德行之妖辨之不正言文學之妖身為妖而不
知困將至而乃怨是由大惑也至於六藝百工茍得其
道亦伸也嗚呼人以貴尊極為道不屈余以道尊名遠
為道伸文王伸於王道周公伸於輔相孔子孟軻伸於
儒學都至 疑 賤道愚人謂之屈而不為也聖賢茍利於
人隱其身亦不耻而乃為也稷播殖禹治水伊尹負鼎

太公屠釣是也自舜至于丘軻道皆同也當行道之心非求富貴也道茍行矣曷謂之屈哉君子無屈昭昭矣

解詰論

弘慶作君子無屈論有為文學伸於文學之説或詰弘慶曰子非君子歟何道屈也久矣是夫迷其問詰然未數所以酬也及畜已行之行而解之余誠非君子也讀孝經則思君子之行讀春秋則思君子之志讀易則思君子之性命讀詩則思君子之諷興讀書則思君子之

載言讀禮則思君子之防亂讀樂章則思君子之理心至於非法道未嘗敢言行也夫是鄉里稱余朋友佳余於不道覽疑伸也矣曷來謂為屈哉如以行之未備志之未固性命之未達諷興之未深載言之未當防亂之未至虛舉之濫彰此乃朋友情也非吾之咎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余年去三十尚二年矣則去四十五十尚十年二十年矣足得聞疑其心術實其文舉疑也余又何畏哉若以進取之道屈則孔子

至聖終於下位顔生至賢竟歿於陋巷顔孔以來則歷書史聖賢尚屈於闕進取況聖已降乎余於進趨之道不敢言屈也已矣況予得其反未六七年望其進三四年到於七十尚有四十餘矣今天下一家主聖臣忠又不可比披靡之周齷齪之燕而余生之時非為不遭也求進為久也前不遠也豈終於寒餒困苦於千萬人之下哉

擬公孫龍子論

公孫龍者古人之辯士也嘗聞其論願觀其書咸亨二十年歲次辛未十二月庚寅僕自嵩山遊於汝陽有宗人王先生名師政字元直春秋將七十博聞多藝安時樂道恬澹浮沉罕有知者僕過憩焉縱言及於指馬因出其書以示僕凡六篇勒成一卷其夜僕宿洞玄觀韓先生之房先生名玄最字通元從容人間虛談自保與僕覯其書且謂僕曰足下後生之明達者公孫之辯何如僕曰小子何足以知之然伏周孔之門久尋聖賢之

論多矣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辨六合之外聖人存之不論簡而易之欲其可行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陳詩書定禮樂身心之道達而已家國之用足而已變而通之未嘗滯之引而伸之未嘗蕩也令天下思之而後及也令天下得之而不過也若此則六經之義具矣五常之教足矣安取辭堅別白之辯乎故曰若公孫之論非不中也非不妙也其辭逸其理恠其術空其義猾令人熕非髙賢不能知也非明達不能究也抑可以為聖

人之理不足以為聖人之教若隨方而言觸類而長何必白馬堅石猶存其理乎故曰因是論之也即直之論也惑其文則不可以為易矣達其意則不足以為難矣可存而不可守也可守而不可行也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用也然天下之理不可廢也天下之言不可沮也故理可貫也言可類也若使僕偕公孫之理乘公孫之意排合衆議掊倍一作勞羣言則雖天下之異可同也天下之同可異也天下之動可靜也天下之靜可動也堅

不堅白不白石非石馬非馬何必聚散形色離合一二者乎先生曰天下有易迷之者難則天下無易矣天下有難能之者易則天下無難矣足下當有易之地用無難之辯能為龍之所為乎僕笑而答曰使虎豹之力移於麋鹿固為虎豹矣使鴈鶩之闕移於鷹隼固為鷹隼矣故以仲尼之道託於盜跖之性則盜跖固為仲尼矣令公孫龍之理處於弟子之心矣弟子且非公孫龍乎遂和墨襞紙援翰寫心篇卷字數皆不踰公孫之作人

物義理皆反取公孫之意觸類而長隨方而説質明而作日中而就以事源代迹皆疑因意而存義也以韋食代白馬尋色而推味也以慮心代指物自外而明内也以達化代通變緣文而轉稱也以香辛代堅白憑遠而取近也以稱足代名實居中而擬正也或因數陳色或反色在數或棄色取味或以氣轉形明天下之言無所不及也發沉源而迴鶩闢榛路以先驅庶將來君子有以知其用心也

寱論王計切

元結

元子天寶中曾預燕於諫議大夫之坐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大夫集本文粹無此二字得寱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寱言為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邰侯侯家得寱婢寐則寱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寱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則假寱

其言似不忍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寱病寐中寱言非所知也引寱婢（集作妾）自辯詞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寱愈甚奴於是重竊侯意先事寱說說侯之過謷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寱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方六切）其奴命曰寱良氏子孫世在于郜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寱言以幾諫人主俾悔過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嘆曰

嗚呼吾為文粹作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郃侯虎奴耶

#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柏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未也嗚呼於今之

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顔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佞丐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圉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可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棄食提罍荷（集作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顔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

乞丐心不慙跡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山林亦宜且嬰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恥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驕集作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

乾元乙亥至寶應壬寅歲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甞漫有所為且漫聚兵又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

曰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為對曰謾為公也漫何以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檢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施漫也他效漫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是集作足恥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為漫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邪吾自分張獨為漫家規檢之徒則奈我

何

化虎論

都昌縣大夫張棨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别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麋鹿集作麕鹿為二賢羞賔客何如及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為鹿豹為麕梟為鷓鴣蝦蟇為兎將以豐江外庖厨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賔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未集作久歲戰争日甚生人怨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虎豹將恐虎窟

公城豹遊公庭梟集公楹羣蛙匝公而鳴敢以不然之論反化君英次山異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英所曰待吾化虎然後羞吾屬也其意葢欲待朝廷化小人為君子化諂媚為公直化奸邪為忠信化進競為退讓化刑法為典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心皆涵純朴豈止化虎而羞我哉德方未量君英歟次山故編所言為化虎之論

乾隆御覽之寶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八